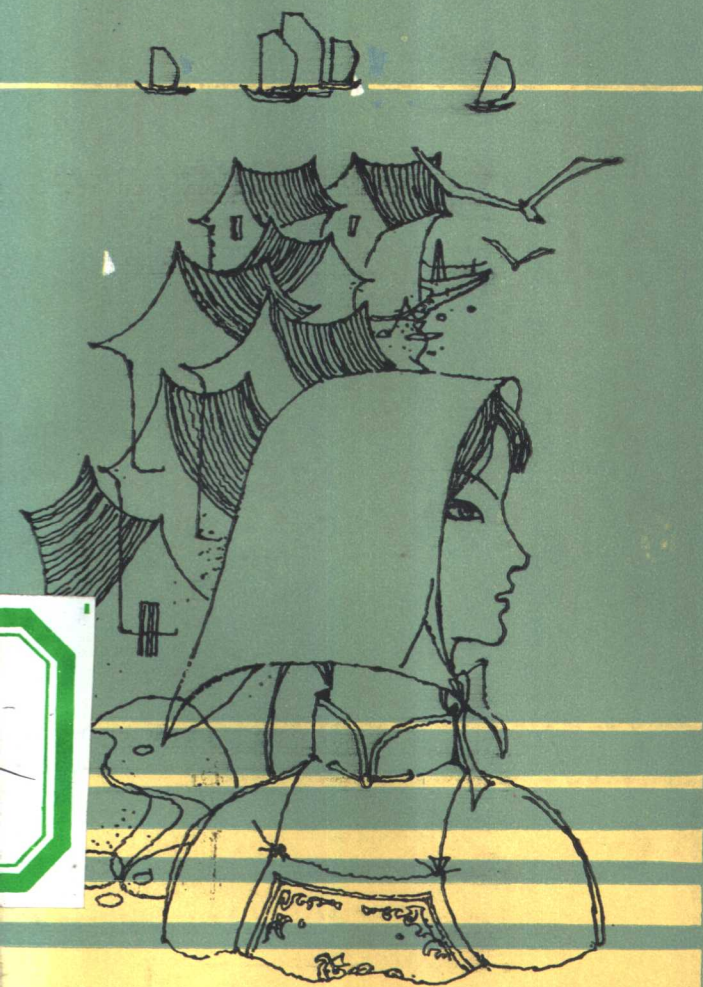


YUGE PIAODANG DE SHIHOU

渔歌飘荡的时候

紫风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渔歌飘荡的时候

紫 风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渔歌飘荡的时候

紫 风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102,000
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书号:10151·611

定价:0.89元

内 容 提 要

此集所选大都是作者近期的散文新作。文中，作者不仅多放笔于感受最深的海上生活，或讴歌归国侨民、知识分子等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，而且对祖国壮丽的山河景致，抒发了深切的爱恋之情。

文笔细腻，感情真挚。

目 录

祖国啊，母亲！	1
他来自泰恩河畔	
——英国朋友杨大卫的革命传奇	14
阿螺姨母	30
出 海	42
渔歌飘荡的时候	52
绿色王国探幽	65
花城的一块翡翠	72
彩色的温泉	77
登上景山之巅	81
山奇水秀洞玲珑	87
历史轻纱西子面	96
倘伴在松花江畔	102
奇山、怪石、神话	112
碧千寻	119
海上的节日	128
浪花环绕的珠海市	133

红 叶.....	139
花市抒情.....	143
逛“宋城”	147
后记	153

祖国啊，母亲！

密执安旧梦

“这是梦么？”

她轻轻地问，没有人回答。只有窗外凛烈的寒风，横扫过已经落尽了叶子的树林，不时发出一阵哗啦哗啦的声响。有时，狂风又撼动着门窗，使她感到宛如置身在一条风浪中的海轮里。她时而入睡，做着零碎的梦，时而惊醒过来，又陷入眼前这个比一切梦境更加奇幻的梦境中……

五十年前。

在宽大明亮的密执安大学课室里，在争妍斗丽、讲究服饰发式的美国女学生中间，出现了一个端庄稳重的中国姑娘：短短的黑发抹向脑后，一双深思的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，经常是穿着一身淡蓝色的旗袍在人丛中翩然闪过。她显得那样朴素和谦虚，就似绽放在万花园中一株小小的茉莉一样。

但是外表平淡的东西，常常蕴含着极丰富的内容。这个短发的中国女郎名叫廖奉灵，她和很多清贫的留学生一样，万里迢迢来到美国深造。逢着假期就到处找工作，从给洋人

当保姆到绞脑汁翻译中国民间故事都干，这样来弥补助学金的不足和攒积回国的盘缠。由于她苦学的成绩是这样优异，以致一些歧视中国的人怀疑她是日本人。“不，我是中国人！”她响亮地回答。她出身于“教育世家”，父亲和兄姊都办过学，她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，相信教育万能，可以改造人的灵魂，可以挽救贫弱的祖国。虽然不是运动员，也爱打打垒球；虽然学的是教育和历史，但也醉心文艺作品。正当她埋头在一大叠一大叠的卷帙之间，要在两年中间写成硕士论文，取得学位的时候，一个不速之客——爱情来访问她了。

于是，在那春来繁花满枝的树林下，留下了他们双双的足印。在那夏日似绿绸飘荡般的湖心，投下过他们的桨声和绮语……可是，不久之后，她那深思的大眼睛就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她从她的男友——一位相貌堂堂的未来博士身上闻到一股可怕的气息。尽管他对她是那样温存体贴：出门时侍候她穿上大衣，还象外国绅士般俯下身来给她结好鞋带，但是在他能言善道的嘴巴里，口风逐渐变了。再也听不到什么崇高的理想和对于苦难祖国和民族的热爱，而是象有的美国的油滑青年那样，赤裸裸地露出了市侩的面目，揣摩着巧取豪夺的成名致富途径，精心设计起洋房别墅这类生活享受来了。也许，他认为两人已订了婚约，无须再要向她掩饰什么了吧。可不料，这对于厌恶了美国那一套流行的拜金主义和庸俗处世哲学的她，竟象在精美的点心里发现了苍蝇，走进玫瑰花丛中闻到粪臭一样。爱因斯坦曾经嘲笑那些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人，称之为“猪栏的理想”。廖奉灵也

有同感，不禁在心里一阵阵作起呕来了。夜里，她辗转失眠，淌下痛苦和耻辱的泪水，经历着激烈的感情和理智的斗争。她不甘心啊，让一个戴着博士帽子的市侩沾染了自己，终于，下决心撕碎了婚约。

“让我们各奔前程吧！”她头也不回的昂然前行了。

“人生的目的不在于享受。”她反复地喃喃自语。

十年过去了，廖奉灵学成回国后，在三十六岁的那一年，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。这个对象不但没有留过洋，因为要照顾家庭弟妹，连大学也没有念完。而她自己则早于一九三一年取得硕士学位，回国后又当上了广州协和女子中学的校长。这一个选择又说明了她不同流俗的生活态度……

谁能想得到呢？仿佛是出于天意，五十年之后，昔日青春少艾的姑娘，现在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竟然重返密执安的校园。她穿过那春来曾经是繁花满枝、而现在则落尽了叶子的树林，漫步在夏日曾似绿绸般飘荡、而现在则已冰封了的湖边，徘徊在旧宿舍前的路灯下沉思，小坐在课室旁的石凳上养息，白天按时听课，写下笔记，夜里在一间普通的卧室里重温旧梦。她变得年轻了，活跃了。半个世纪的风雨，似乎没有留下太大的痕迹。

“这是梦么？”不！

五十年沧桑

这半个世纪的岁月多么不平凡！生活的激流中，有的是晴天朗日，但更多的是阴雨泥泞，有时甚至是雷鸣电闪、海

洋上刮起十二级台风。

从一九三二年起，当了二十年协和中学校长的廖奉灵，用全副心血灌溉这间学校，使它和真光、培正、岭南这些学校齐名，高考成绩特别显著。抗战时，曾迁到三埠公益开课，也到过澳门。抗战胜利后，才又迁回广州。毕业生们象出巢的小鸟般一群群飞走了，她的两鬓也逐渐添上繁霜。一九四九年，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的时候，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但对祖国却有深厚感情的她，非常震动。她把校产全部买了黄金埋在教堂下面。可是当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劝她离国赴美、远走高飞时，她却严词拒绝了：“不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爱我的祖国！”

解放了，首先是解放军严明的纪律给她带来了鲜明的印象。逐渐的，她感到中国人民确是站起来了，她有了民族的光荣感，于是迅速地把黄金从地下掘起来，把学校存在香港的外汇取回来。抗美援朝运动中，她受到群众的批判，清理了亲美崇美和宗教的思想影响，献出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协和中学和幼师，调任广州市一中副校长，后来又当上市二十四中校长，市教育局副局长，走上了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道路。

十年内乱中，不用说，象她这样的人一定是在劫难逃了。

在五七干校，人们看见一头短发灰白，面上出现了寿斑的老教育家不是在课堂从容讲学，而是在猪栏弯身喂猪，还不时用她那没有气力的肩膀挑起一担猪粪，脚步蹒跚地走过田野，或者赤着脚下塘采摘水浮莲。有一回，雨后路滑，她

过桥时，连人带篓都滑到水里，几乎没了顶。好一会，老态龙钟的廖奉灵才镇静地、带着一身水一身泥爬了上来。起初，有人以为她想自杀。她就在心里嘀咕：“笑话！我为什么要找死，我还没有活够呢！什么‘特嫌’，什么‘里通外国’，你剖开心来看看吧！……”

廖奉灵常在沉默劳动的当儿，心里唱着小时背熟的外国民歌，象士兵吹着号角一样，跨过铁蒺藜、越过壕堑：

让我们站起来，干下去！

任何不幸，我处之泰然。

干吧，把工作干得更出色一点，

长夜终要逝去，曙光一定出现！

果然，长夜还未逝去，但星星却出现了。

有一天，她放下粪篓回来，眼前一亮，突然看到一个常常在梦中出现的亲切面孔。那个和她同样长着圆圆脸庞，却比她多了两个深深笑涡的妹妹来看望她了。

“六姊！”“十妹！”

两人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，但立刻，她又把声音压低了。

十妹天生一副不怕事的脾气，要不，就不会无所避忌的前来探望受难中的姊姊了。现在，她带着一肚子委屈和一大箩吃的、穿的东西跑来，说话每每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量，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有时还狠狠地盯上几眼。廖奉灵想方设法把她带到野外捞猪菜，躲在树林子里温言细语的劝慰着她，倒活似受隔离审查的不是自己，而是这个风尘仆仆的妹

子似的。

在家里，廖奉灵排行第六，一家子兄弟姊妹十人，分成了两半，一半生活在国内，一半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——美国。而在国内，就仅仅留下这个骨肉情深的十妹了。她梦魂萦绕着海外的亲人，可是她不知道；培育过她成长的大姊和四哥，正在垂危中叨念着她的小名。她的爱人也患了癌症，在病床上辗转挣扎，而她自己也在风风雨雨中进入古稀之年了……

夜还是漆黑的。就在妹妹来看望过她不久之后，她又被转移到了与世隔绝的粤北103号监狱，在零下四度的寒天，被驱到水田里踩泥砖，但也咬牙经历过来了。后来又派她养鸡。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的一天，她喂养的雄鸡抬头喔喔地高啼起来，曙光照耀到了她的身上。

对廖奉灵的审查结束了，恢复了她原来的职务。她乐呵呵地走上自己的岗位：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、市政协常委、市民主促进会副主委。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，干起活来还象小伙子一样全身是劲。经常乘公共汽车出席各种会议，有两次因为挤车给压伤了肋骨，还满不在乎。跟着，还和六位老同志办起市政协英语夜校，亲任校长，这就是传为佳话的“七老办学”。伤心的是，一个又一个噩耗传来了：弥留中叨念着她小名的大姊、四哥在她还未恢复自由时，相继撒了手；三十多年来患难与共的爱人也溘然长逝了。跟着，国内唯一的亲骨肉——十妹，又全家移居到美国。生离死别恨悠悠。地球上这一边，全家就只剩下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。

天涯骨肉情

地球上那一边，不断通过天空、海洋，传来了心灵的电波、感情的音响。……一九七九年，在美国芝加哥当医生的九弟邀请她到美国探亲，作为期一年的逗留，但人们都揣测，廖奉灵这一去是不会回来的了。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的一天，天上飘着鹅毛大雪，芝加哥的机场一片银白。廖奉灵刚出机舱，几双燃烧着感情和闪烁着眼光的眼睛，就象闪电一样掠过她身上。人丛中，立刻爆发出轰炸似的欢呼声，她还来不及仔细辨认，就被投进一个个亲人的火热怀抱中去了。分不清是雪花还是快乐的泪水，一串串地滴湿了她胸前的绢花。那是两天前，她临离开香港时，一群协和毕业生给她戴上的，那上面也滴过她们惜别的泪水。

廖奉灵出国的第一站是香港，只停留几天，原不想惊动什么人。但留港的协和学生知道老校长来了，一传十、十传百的嚷开，上门的纷至沓来。后来，召开了一次协和同学会，一下子就来了二百多人。香港和广州虽然近在咫尺，但是谣传却不少。一别三十年，谁知道老校长还在不在人世间呢？十年内乱，她熬得过来吗？可现在，叫人揪心的谜解开了，老校长还活着，而且老当益壮，这怎不叫那些“协和的孩子”们高兴呢？！大家快活得围着她老人家的身边转，有的给缝衣裳，有的买礼物，临行时又给她戴上这朵绢花，送上飞机，珍重道别……

现在，那朵盛着那么多情意的绢花，显得格外猩红，还

端正的摆在桌子上。它的主人又熏沐在另一种感情的氛围中。

象一个巴掌伸开，五个指头相连一样，廖奉灵和四个活在世上的弟妹，四个连枝共气，血管里流着同样血液的亲骨肉，在地球的另一边团圆了。他们面对面，眼对眼的坐在一起，好象变成了一群老小孩，在抢着说啊，笑啊，闹啊，倾吐啊……郁积了几十年的衷情，什么时候才倾吐得完呢！十妹还是改不了那副脾性，不高兴时吵吵闹闹，快活时又说又笑，露出两个深深的笑涡。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八妹，象孩童时一样安静地偎依在她身边，由于身体瘦弱，头发过早地变白了，显得比她还衰老。老七已经退休、老九是眼科医师，虽然都长高长胖了，眼尾添了鱼尾皱纹，举止都有些绅士的风度，但在她眼中还是那两个强健得象小牛犊般爱淘气、爱踢球的小把戏……

见到了活在世上的亲人，更想起了长眠地下的骨肉。她选好一个清晨，抱着一把带露的鲜花，去扫大姊的坟墓。泪水洗不尽悲痛，语言诉不尽忧伤，三十多年的长别离之后继之是永恒的死别。姊姊啊，你病着，我不能照顾；你死了，我不能送丧；今天你弥留中呼唤的六妹妹来了，可是来迟了啊！……

在芝加哥的两个月，她登上过最高的一百零二层世界高楼，回过密执安母校小住，逛博物馆，游览名胜，参加宴会，生活在亲人的深情厚爱中。亲人们，见过面和未见过面的，都从四面八方飞来了，光是侄女、外甥就有几十个，侄媳、甥婿、孙儿孙女更数不清，硕士、博士也可论打（十二

个)计算。她成为人们感情的焦点，一切活动的中心，也是谈论的中心。

其实，在她还未到达美国时，关于她的谈论就已经开始了，岂止谈论，安排也就绪了。弟妹们已为她找好居留住所，为她计划好今后生活，让她称心如意地度过晚年。

难道对这种做法，还会有什么异议么？

可是已登上七十八岁高龄的这个老太婆，就是不肯点一点她那花白了的头。看到亲人热切期望的眼光，只是微笑着说：“我还是要回去的，让我多看看，多想想吧！”

多想想，就多想想吧，亲人也不好勉强她，就让她象一个纸鸢一样，带着一条粗大的感情的线掠过美国东西部大小十几个省市，最后还远远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城。他们不知道，她身上还系着一条更加粗大的、坚韧的感情的线，那是神圣的祖国母亲交给她亲爱的女儿的。

桃李芬芳

一九八〇年春天开始，她到了西岸的洛杉矶、圣迭戈、三藩市，后来又回到钢铁城匹兹堡。四月，樱花盛开时节，到了纽约。再一次把鲜花和热泪献在亲人——四哥的墓地上。然后，经过新泽西、费城，到了华盛顿，再到了长满枫树和槭树的加拿大多伦多市。她到处寻亲访友，参观考察西方教育。

廖奉灵到达的消息，象春风一样吹开了侨居各地的协和校友的心扉。来自祖国的老校长，看望海外的协和孩子来了，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呢。报纸一登出校友会举行欢

宴的消息，当年的妙龄姑娘，现在有的已做了祖母，有的当上了教授、校长或者医师、工程师，都纷纷的携同眷属——丈夫、儿子来了。虽然阔别了几十年，在远隔万里重洋的异地，还是照旧一口一声的喊她“校长”、“校长”。加上纵情的拥抱、热烈的亲吻，使老人心弦激荡，眼里滚着泪花，深深感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光荣和幸福。来的客人是那样多，大家一齐高唱着“协力和衷……”的当年校歌，团团围坐在老校长的面前。这一瞬间，大家好象也回到了亲爱的祖国，嬉戏在熟悉的校园了。

特别是到三藩市的时候，刚巧碰上了春节。当地华侨保留着中国的古老习惯：家家炸油角、烧爆竹、封红“利市”、互相拜年，也保留着中国人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，对横过太平洋而来的师长就更加热烈了。不少人请她到家里作客，畅叙离情和报答教育之恩。华侨是热爱祖国的，不但殷殷询问家乡近况，关心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四化速度，连家庭布置都喜欢中国式样。有的办喜事还挂起“喜”字或寿幛。妇女赴宴以穿着对襟绣花的中国装为荣。中国字画、陶瓷工艺品到处被认为可爱的珍品。

不但是华侨，连美国朋友不少也对解放后的中国表示友好，甚至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爱好者。在纽约，当时正在举行一个中国青铜器和秦代出土文物展览。每日人山人海。廖奉灵一连去看了三次。美国的各大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收藏着中国大量书籍和稀世的艺术古董珍宝。研究中国的学会也名目繁多。他们虚心而又善意地说：“我们只有二百年历史，你们却有五千年的文化，你们真可以自豪啊！”

中国人的自豪

是的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是可以自豪的啊！除了我们壮丽的河山、辽阔的疆土，辉煌而悠久的历史，无数筚路蓝缕、艰苦创业的祖祖辈辈们之外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，现在又多么青春蓬勃！尽管在历史的漩涡中遭受到重大的打击，但仍然有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的亿万人民，在坚定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，大踏步前进！贫穷吗？可以扭转！混乱吗？可以澄清！落后吗？可以赶上！廖奉灵就亲眼看到五十年前的侨胞——那些可怜的“海外孤儿”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，由于有了强大的祖国做靠山，地位是怎样大大提高了，走起路来脚步是怎样开阔，谈笑起来声音又是怎样嘹亮！美国的大学中，著名的华裔教授已不少。我们居留美国的科学家，也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：我们熟知的杨振宁、丁肇中、李政道等人，不但在科学上有了出色的成就，还把他们的卓越成果带回中国，为四化贡献了力量。今天的美国，“中国人”是响当当的！廖奉灵所到之处，也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尊重和友好接待。有的邀请她座谈，有的赠送有关书籍资料，有的一见如故，依依惜别。

但是，在自豪的另一面，也有人在十年内乱中失掉了最后一点民族自尊心，觉得三十年白过了，中国没有希望了，恨不得脸上长出一个高鼻子，黑眼睛变成蓝色、褐色。或者千方百计溜出国门，甚或放弃了多年国家培养和个人努力研究的成果，宁可出外当个杂工……自然，这只是极少数。较多一些人是心有余悸，对前途不敢乐观。特别是一些身居海外的